

黄河的儿子

长篇叙事诗

孙静轩



黄河的儿子

孙静轩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1插页 193,000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10106·800 定价：0.86元

目 次

第一章 血泪的年代

一 小 盼.....	1
二 灾 荒.....	8
三 抢官粮.....	14
四 王老九.....	23
五 古 庙.....	27
六 沿着黄河走.....	33
七 炮声隆隆.....	39
八 枪.....	46
九 抗日独立营.....	54
十 三个小兵.....	59
十一 战斗里成长.....	70

第二章 战争的岁月

十二 开赴前线.....	81
十三 三月改编.....	85
十四 天地辽阔	101
十五 青干班	109
十六 反扫荡	127
十七 钢铁七团	145
十八 千里走太行	165
十九 在医院里	188
二十 奔延安	208

二十一 胜 利	226
---------------	-----

第三章 为解放而战

二十二 土 地	239
二十三 敌后武工队	247
二十四 历史的决战	259
二十五 大反攻	272
二十六 淮海大战	300
二十七 人 桥	331
二十八 百万雄师过大江	336
二十九 病房抒情	357
三十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367
尾 声	377

后 记

第一章 血泪的年代



一 小 盼

北风呼啸，
雪花乱卷。
大雪淹没了河谷，
覆盖了群山；
积雪压弯了树枝，
冰凌挂满了房檐。
冰冻的北方呵，
多么严寒！

一间破旧的草屋，
座落在黄河岸边，
它好象被严寒冻僵，
在风雪里蜷缩成一团。
草屋里，
一个女人躺在炕上，
睡一片破席，
枕一块土砖，

她痛苦地扭着身子，
发出阵阵嘶哑的叫喊。
她的丈夫，
一个贫穷的庄稼汉，
蹲在角落里，
一声不响，
不停地叭着烟杆，
望着分娩的妻子，
一颗心象是被刀子戳穿。
终于，呱呱的婴儿落了地，
丈夫和妻子，
不由地一声长叹……

俗话说：
“小喜生女，
大喜生男。”
财主家生了儿，
总要请客摆宴，
大大地庆贺一番，
月母子呢，
更要补养补养，
又是猪蹄子炖鸡，
又是红糖、鸡蛋；
而这一个孩子的出生，
却象一块石头，

无声无息地滚到人间，
没有一声祝贺，
谁也不看一眼，
爹娘也愁眉苦脸。
是啊，穷人家生孩子，
有什么值得喜欢，
缸里没有一把米，
腰里没有一文钱，
只有一口破锅，
几个粗碗，
又添了一张嘴啊，
拿什么把他的肚子填满?!

给孩子取个啥名？
爹和娘发生了争辩：
爹说：
“财主家的孩子取个好名字，
什么福生、来宝、金元，
咱的孩子命里苦，
就叫个黄连……”

娘说：
“穷是穷，苦是苦，
名字可得好听点，
人嘛，总该有个盼头，
就叫个小盼!”

“盼个屁！

地是人家的地，

天是人家的天，

饿不死，

算他命大，

不叫黄连，

那就叫榆串。”

“一年有冬有春，

天有下雨晴天，

未必老是这种世道，

未必老天不睁眼？

就叫小盼！……”

小盼啊，小盼，

多余的小生命，

你为啥来到人间？

这世界不是你的呵，

你看这饥饿的土地，

你看这苦难的北方平原，

人民，被锁在土地上，

不停地劳动，流血流汗，

一辈子就是这样：

脸朝黄土，背朝天，

最后是用烂席子一卷……

耕种的季节，

他们弯着腰干活，

收割的时候，
他们被火红的日头烤干，
可是，粮食一挑进地主的粮仓，
自己却两手攥个空拳，
肚子饿得咕咕叫，
只好拉一根棍子讨饭，
谁敢吭一声大气，
脚下响着镣铐，
头上响着皮鞭。
世界是他们的呵！
穷人，只能在水里挣扎，
在火里叫唤……
小盼啊，小盼，
这世界不是你的，
除非有朝一日，
来个地覆天翻……





二 灾 荒

谁见过灾荒，
旧中国的，
北方的灾荒？
灾荒啊，
就象一只饿狼，
张着大嘴，
伸出舌头，
守候在瘦骨嶙嶙的穷人身旁。
树上的榆串吃光了，
又吃杨树芒，
饥饿的嘴呵！
最后把树皮也啃光。
哪里去挖野菜？
干旱的土地，
一片焦黄。
讨饭的饿死了，
直挺挺地横躺在路旁……

小盼家的邻居，
一个贫苦的老大娘，
七天了，没吃一口野菜，
没喝一口菜汤，
饿得皮包骨头，
倒在漆黑的炕上：
“饿呀！饿呀！
救救我，
给我一口干粮！……”
一声声呻吟，
一声声呼喊，
垂死的声音，
是那样凄凉……
小小的盼儿，
胆怯地走进草房，
一双枯瘦的小手，
捧着一把谷糠：
“老奶奶！
给你，一把谷糠……”
邻居们喝住了小盼：
“不能给她！
死了要比活着强，
一把糠救不了她，
只能把她的痛苦延长。”

.....

老大娘死了，
邻居们用一张破席把她裹上，
迈着颤抖的步子，
把她抬上土岗，
七手八脚挖个坑，
一锹土，又一锹土，
撒在她的脸上……
完了，邻居们洒几点泪，
就这样把她埋葬。
回来的路上，
小盼娘叹息着：
“这就是咱穷人的收场，
明天，后天，谁知道，
又该轮到谁在这里埋葬？”
小盼牵着娘的衣襟，
低着头一声不响……

半夜里，
小盼醒了，
听见爹和娘叽叽咕咕地商量，
娘说：“孩子是我身上的肉啊！”
爹说：“给人总比饿死强。”
娘说：“对不起孩子呀！”
爹说：“有啥法！碰上大灾荒。”

.....

小盼听不懂，
迷迷糊糊又睡入梦乡……

第二天，
来了一个外地人，
一口河北腔，
仔细打量小盼的姐姐
——一个十五岁的姑娘；
姐姐害怕了，
躲在娘的背后，
紧拉着娘的衣裳，
哭着说：
“要死在一块，
我不离开娘！”
外地人说：
“我们不会亏待你，
河北是个好地方。”

.....

外地人拉着姐姐走了，
姐姐又哭又嚷；
爹也跟着走了，
第二天，背回一袋米糠。
可是，娘却哭肿了眼，
病倒在炕上……

姐姐走了，
小盼儿眼泪汪汪，
望着空旷的屋子，
心头无限悲伤。
呵！姐姐走了，
多么孤单，
再没人领他上山捡柴，
再没人带他到林里采桑，
再没人给他讲古老的传说，
再没人教他唱“月亮光光”，
再没人给他编蝈蝈笼子，
再没人缝一个香荷包，
挂在他的身上……
呵！姐姐走了，
他觉得天更苍苍，
地更茫茫，
连那天上的太阳，
也显得暗淡无光。
呵，可怜的小盼，
苦难的童年，
刚刚萌芽的幼苗，
就经受一场冷雪寒霜，
还没有开始生活，
就尝到了人间的凄怆。

这世界不是他的呵！
不容他有半点幻想……

